

西方经典文库系列

人生的智慧

— 典藏版 —

The Wisdom
of Life

[德] 阿图尔·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著
韦政希 陈利红 译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谁要是不热爱孤独，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
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

要么孤独，
要么庸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人生的智慧

—
典
藏
版
—

[德] 阿图尔·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著

韦政希 陈利红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的智慧 / (德) 阿图尔·叔本华; 韦政希, 陈利红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680-1971-2

I. ①人… II. ①叔… ②韦… ③陈… III. ①叔本华, A. (1788-1860) — 人生哲学—哲学思想 IV. ①B51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4918 号

人生的智慧 Rensheng de Zhihui

[德] 阿图尔·叔本华 著
韦政希 陈利红 译

责任编辑: 沈剑锋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刘 竣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3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无智慧，不青春

一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都涌现过很多思想家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物质空前充沛而精神极度贫乏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空前泛滥而智慧极度稀缺的时代，是一个个性极尽张扬而内心孤独迷茫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而信仰极度匮乏的时代。

当我们离开课堂步入社会，开始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江湖打拼之时，如何能够保证自己不会迷失在欲望里，沉醉在浅薄中，漂浮于喧嚣上？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有幸能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偶遇，这必然是上帝的馈赠。编者希望这套“西方经典文库·典藏版”能带给你不一样的人生智慧。

二

现在，摆在你眼前的这本《人生的智慧》，是“西方经典文库”的第二本书，其作者是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

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2月22日—1860年9月21日），德国著名哲学家，唯意志主义和现代悲观



主义创始人，他的思想对现代的学术界、思想文化界影响极深。

叔本华出生于德意志但泽一个显赫的富商之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其父去世后留下了一笔不菲的遗产，使他一生衣食无忧。尽管如此，叔本华的一生却很不得志：他曾有过几次恋爱，但却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女，只有一条卷毛狗伴其左右，并就此孤独终老；他虽然有很好的物质条件专心从事著述，但却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都出奇一致地对他的思想绝口不提，以致其学术思想直到他去世的前几年才获得承认。换言之，如叔本华般睿智之人，也忍受了长达六十多年的沉寂，才得以奠定自己的名声——因为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天赋使命。

与其他哲学家相比，叔本华的不同之处在于——早在青年时期便已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他说：“真理是我唯一的指路星辰。”他只写出他认定为真理的东西，其他一切完全被排除在外。叔本华也是一个强烈意识到自己使命的人，他曾自称：性格遗传自父亲，而智慧遗传自母亲。早岁之时，便随时把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并整理成著作。1813年，叔本华发表著作《论充足理性原则的四重根》——迄今仍是认识论的名篇，年方二十五岁。1818年，叔本华发表了核心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时年才三十岁。该书层层深入、系统论述了认识论、自然哲学、美学和伦理学，构成了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直接奠定了其哲学大厦之基。但很不幸的是，首版印刷的五百册几乎无人问津。接下来，毫不气馁的叔本华陆续发表《自然界中的意志》（1836年）《论意志的自由》（1839年）《论道德的基础》（1840年）等著作，从而完成了对其哲学大厦的局部扩充和装



修。毫无例外地，这些著作出版后也都一一遇冷，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在这之后，叔本华又花了六年时间，对之前积累的散论文稿进行了梳理和增删，并冠以《附录和补遗》之名，于1851年出版，时年已六十三岁。鉴于之前那些作品的滞销，出版商对叔本华这部封笔之作只印了区区七百五十册，且只支付十册赠书，稿酬为零。然而，正是这部著作得到了英国评论家约翰·奥森弗德的赞赏，叔本华的哲学才墙内开花墙外香，从此一举成名，并给他带来了世界性声誉——叔本华的话也终于得以应验：“真理是可以等到的，因为它长久存在。”

三

《人生的智慧》一书即取自《附录和补遗》，它其实也独立成书。在此书中，叔本华以优雅的文体，格言式的笔触阐述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这本书讨论的问题也与我们世俗的生活最为接近：比如财富、名声、荣誉、健康、养生，以及为人处世所应遵守的原则等。而且，叔本华罕见地放弃了其一贯的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的态度，尽可能地从世俗、实用的角度展开表述和考虑问题。因此，这本书尤其适合普通大众阅读——尽管这世界如此错综复杂、众说纷纭，各类世俗话题、人情世故让人欲罢不能，但经过这位思想大师深刻而通透的讨论之后，无不变得清晰明了，话题也几乎穷尽矣。



四

叔本华同时也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思想一贯以冷峻、简明、流畅著称，他的著作中每个字、词的使用都相当精确考究，但又不失自然；遣词造句莫不具备鲜明的思想特征和人格魅力。叔本华在进行思想推论时，其缜密的思维在细节之处一一显现，推理环节相互呼应、丝丝入扣，加上辛辣的讽刺和黑色幽默，往往都是浑然天成，没有丝毫的牵强附会。

我们认为，译著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重新定义——尤其是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代。我们坚信，无论多么艰深的理论或者思想，如果不能在当下找到回应，将最终变为故纸堆。为了让年轻的读者朋友阅读到原汁原味的叔本华的思想，我们特意在德文原版的基础上重新翻译，并将英文版作为适当参考。

为保持译著的完整性，本书在出版时没有作大的删改，敬请读者朋友们体谅。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如下人员提供了帮助，在此谨表谢意（排名不分先后）：

王 刚 王 丽 齐小雷 李世忠 刘 佳 杨春秀 罗园月
赵纯爱 徐小平 梁江丽 隆 琦 彭 婷 廖雯丽

译者序

阿图尔·叔本华（1788年—1860年）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唯意志论和现代悲观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精辟地概括了他的思想：“世界是我的表象。”意思是说，意志是“我”的本质规定，而世界（包括意愿活动）则是意志的表象。其著作《论充足理性原则的四重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附录和补遗》就是对这个主张的论说。《人生的智慧》则是从《附录和补遗》中摘选出来独立成书的。

一个哲学家的哲学著作就是他本人这一辈子的写照。这本《人生的智慧》不是一本哲学专著，而是叔本华用既通俗易懂又优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对人生的洞见；确切地说，是叔本华对自己一生的生活准则的总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书中多多少少发现叔本华的影子，因为，对人生的思考，最深刻的莫过于对自己人生的反思。所以，对本书内容进行大略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叔本华的另类的自传。

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叔本华对自己的形而上学哲学的简单论述。叔本华将人生的基本内容分为三部分：人的自我、人的所有和人在他人眼中的样子，这其实已经隐含了他的哲学主张：人的自我（准确翻译过来就是“人之所是”）实际上讲的是意志，而第三章人的所有和第四章人在他人眼中的样子（人的显现），则是意志的



表象。

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是叔本华对人生进行横向和纵向的论述。在这里，我们采取纵向的角度，即依据叔本华的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来对叔本华的一生，也是对本书进行一个整体的概观。

1788年，叔本华出生在但泽一个世代经商的贵族家庭中。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富商和银行家，性格孤僻而暴躁，严厉且忧郁，是自由思想家伏尔泰的信徒，奉行“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理念，向往英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母亲约翰娜·特罗西纳·叔本华比他父亲小二十岁，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畅销书作家。她聪明漂亮，开朗大方，喜欢交际，富有才情。两人的婚姻是约翰娜·特罗西纳的亲友极力撮合而成的，约翰娜·特罗西纳本人似乎并不感到幸福。叔本华说过：“优厚的物质条件和狂热的爱情相结合，是至为罕见的好运。”，不过，叔本华也自称，他的性格得自父亲，而智慧则遗传自母亲。

打从出生开始，叔本华就和母亲约翰娜迁居小城奥利瓦的庄园，父亲则整日为生意奔忙。约翰娜远离了社交圈，认为自己备受束缚，没有将心思放在叔本华身上。1793年到1797年，父亲将全家搬往汉堡，并很快结识了当地名流，母亲更是热衷往来于各种交际场中。他们也经常在家中举办盛大的舞会。于是，给叔本华留下的只有恐惧和孤独。后来，叔本华不止一次回忆自己在汉堡的童年岁月。在散步时，父母远远地走在前面，而叔本华却跟在后面“步履蹒跚”。

“当时我的心中充满绝望。”他在《手写遗稿》中说，“那时我才六岁，晚上散步归来的父母，忽然发现我完全处在一种绝望的状态，因为那时我突发奇想，以为他们永远地抛弃了我。”



1797年，叔本华的妹妹露易丝·阿德莱特·拉维尼亚诞生。此时，叔本华将近十岁，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也做一个有教养的绅士名流，于是把他送到巴黎和勒阿弗尔学习法语和社交技能。十二岁时，由于战乱，叔本华回到汉堡，进入培养未来商人的著名的私立龙格学校。在家中，商界名流和文艺界的雅士终日络绎不绝，叔本华对此深恶痛绝，在他们身上，他看见了商人的庸俗和文人的虚伪。所以，在本书中，叔本华主张：“人们应该把他们的现有财富视为各种可能灾祸与不幸的防护墙，而非一张借此花天酒地的许可证，一个荒淫放荡的乐园。”“在另外一个例子中，又有许多嘉宾，他们穿着节日服装，感受着宴会的气氛，是高贵上层社会的社交招牌。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代替这些嘉宾到场的仅仅是强迫、困苦和无聊。因为宾客云集之处，正是许多无赖出没之地，并且他们都在胸口别上三角星。真正的社交活动在哪里必然都是很小的。”

在这种社交式的家庭中，叔本华深深厌恶那些菲利斯特人（庸人）的无聊与空虚，向父亲一再请求让自己转学文科，以后走学术之路。但父亲深信文人多穷，要他子承父业，1803年，他向叔本华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在汉堡学习拉丁语，将来作学者；要么陪父母游历欧洲，回来后学习经商。年幼的叔本华经不起周游世界的诱惑，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游历，历经荷兰、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萨克森、西里西利亚和普鲁士。

不过，这一年多的游历对叔本华大有裨益。在本书中，他写道：“生活，以其全部意义，总是日新月异，在我们面前，它的面貌不因其日复一日的重复而迟钝老去。所以，在我们童年的追求



中，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自己追求的目的何在，但是，我们在冥冥之中，从每个场景、每个事件那里，把握生活的本质，以及生活的形态和展现的基本特征。我们观察所有人和物时，就像斯宾诺莎一样，‘采取永恒的视角’。”

两年结束之后，叔本华已十七岁了，按照协定，他在但泽和汉堡的商店里做实习店员，接受商业培训。但是，叔本华并不就此回心转意，他常常忙里偷闲，看自己的书，想自己的问题。

1805年4月20日，父亲由于生意受挫，加之与约翰娜的尖锐矛盾，从家中存放货物的阁楼上跳下身亡。他为家庭三个成员每人留下了两万塔勒^①的遗产。此后，约翰娜带着九岁的女儿移居魏玛，办起了一个文艺沙龙。她顶住世俗压力，邀请出身卑微的歌德夫人参加沙龙，而歌德也就成为家中的常客。格林兄弟、施莱格尔兄弟，还有舒伯特也曾参加过她的沙龙。约翰娜从此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不少颇受欢迎的爱情小说。

由于父亲过世，叔本华变得更加孤僻、忧郁，也养成了悲观的性格。当他在垂暮之年回首自己的青春时，依然情难自己：

于是，我们眼前的世界就犹如一个伊甸园，我们所有人却都降生在阿卡甸高原。然后，我们渴望现实生活，追求成就，承担苦难，这些作为使我们深陷世界动荡之中。在其中，我们屡败屡战，也就学会去认识事物的另一面，认识它们在意愿之中的存在。随后，巨大的失望也就接踵而至，紧接着，我们幻想的年华如烟飞逝。而我们的失望也在不断增强，乃至更加彻底。此后，

① 15世纪末德奥地区的通用货币单位。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童年生活远远看去，恍如一个剧院中的舞台装饰；当我们迈向老年，这种舞台装饰也就靠近我们。

叔本华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了，两年后，他踏上了学术之路。刚开始，他在哥达文科学学校学习；后来转入魏玛中学，学习拉丁文、古典语文、历史和数学等。

在青春时代，叔本华的性格也反叛起来。他厌恶母亲交际花一样的生活方式，而父亲病重时无人照料，母亲应该为他的死负责。

最后，还有下面的原因让我们感受到童年的幸福：恰如初春时节，所有的叶子都有相同的色彩和几近相同的模样；我们也一样，在童年时期，所有人彼此相似，所以能够和睦共处。然而，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我们彼此的分歧慢慢出现；并且，就像圆规的半径脚一样，这些分歧越变越大。

1809年秋，从魏玛中学毕业之后，叔本华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他第一学期在医学系就读，第二学期转入哲学系。他兴趣极广，涉猎化学、物理学、解剖生理学、植物学，还有天文学和气象学，甚至对占星术也有所关注，在这本书里，他还以占星术来说明人生的各个阶段。此时，叔本华的哲学老师是弗里德里希·博特维克和博特维克·恩斯特·舒尔特。在舒尔特的指导下，“神明般的柏拉图”“奇迹般的康德”让他由衷的钦佩。

两年后，对哲学的痴迷使他转入柏林大学，因为他“期待认识



费希特这个真正的哲学家和伟大的天才”，并且，当时柏林大学还有施莱尔·马赫、沃尔夫等哲学家。不过，未来的哲学家听了当时的哲学家的讲课之后，大为失望。原来被他称为“才华横溢的人”的费希特，变成“吹牛者”“康德的小丑”，他还经常和费希特辩论。而对施莱尔马赫的宗教和哲学相互依存的主张，他也不敢苟同。偶像的光环被他看穿了，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哲学思考。

与独立思考相伴的，是叔本华孤傲的性格。因为在大学里，到处是奉行骑士传统的愚蠢的“荣誉人士”，他们动不动就嚷嚷着要决斗，以捍卫自己的尊严。叔本华在本书中对他们进行长篇累牍的讨伐。

归根结底，我非常清楚，政府不会真心诚意取消决斗之举。民政官员，特别是许多一般的官员（除了职位最高的官员之外），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他们的劳动之价值。结果，他们的另一半收入就由荣誉来支付了。荣誉的象征首先是头衔和勋章，其次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般阶层荣誉。既然阶层荣誉对于决斗而言就是骁勇的备用战马，那么在大学里就有关于荣誉的预备学校了。由荣誉带来了流血牺牲，也因此支付了官员薪资的不足。

1813年，德国爆发反抗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叔本华离开柏林，来到远离炮火的鲁道儿施塔特。在那里，他激情澎湃，奋笔疾书，仅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充足理性原则的四重根》。这篇论文由此也就奠定了他的认识论基础。随后，



他将论文提交耶拿大学哲学系，并于同年10月18日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

然后，他回到魏玛，参加母亲的文艺沙龙，结交许多文化名人，与歌德惺惺相惜。歌德评价叔本华说：“看吧，这个人会比我们所有人更出色。”歌德最先阅读了叔本华的博士论文，充分肯定了叔本华对直观的重视。受歌德委托，叔本华研究色彩问题，并在1816年发表了研究成果《论视觉与色彩》。

在魏玛的半年，叔本华与母亲的关系并不愉快。由于经常面对母亲的同居者，叔本华感到备受耻辱，按照他的主张，母亲应该遵守本书中的女性荣誉原则：

女性荣誉在两者中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两性关系在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女性荣誉是人们对一个女孩和一个妻子的一般评价：女孩绝不可未婚失身，妻子只能委身于她所嫁的男人。这种评价的重要性基于下面所说：女性渴望、并期待从男人那里，得到她所想要的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而男性首先直接地只渴望从女性那里得到一个东西。因此，必须做出这样的安排：男人负责满足女人对他的所有要求，并承担养育双方结合所生下的孩子的责任。所有女性的福利都基于这样的安排。

叔本华可能在怀疑母亲对自己丈夫的不忠。所以，他经常嘲讽母亲的做法，两人经常唇枪舌剑。最终，在1814年5月，叔本华与母亲彻底决裂，搬到德累斯顿。

在德累斯顿，叔本华收获最大。除了和一位出身卑微的姑娘发



生恋情之外，他从男欢女爱中跳出来，一下子钻进悲观的印度哲学和佛学，“在无中我希望找到一切”。《吠陀·奥义书》让他深深痴迷。叔本华接触的佛学显然是小乘佛教的内容，否则不会那么悲观；因为能够在理论上说明轮回问题的，只有大乘佛教才能做到。在奔三之年，叔本华花费四年工夫，沉思、写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该书构建了他完整的哲学体系。1818年，叔本华在写给书商布洛克豪斯的信中信誓旦旦地宣称：“我的著作是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并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体系，因为这不是对某种已有的哲学体系的新阐发，而是将一系列迄今还未有人想到的思想最高度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第二年年初，这本书刚一出版，就得到了歌德的热烈赞赏。

不过，令叔本华大为失望的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出版一年多后，仅仅售出一百多本，其余都被当作废纸处理。而直到1920年，学术界才有了该书的第一篇书评。叔本华愤愤不平，“我们可以看到，在塞涅卡那个年代，无赖们与卑劣同为一丘之貉。为了使佳作不为人所知，无赖们恶意地保持沉默，假装视而不见，施展压制佳作的艺术。这正如我们时代的无赖一样，他们因嫉妒而紧闭嘴巴。”于是，他就和自己的对手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较上了劲。

1820年，叔本华申请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师的一职得到批准；与此同时，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如日中天。黑格尔的哲学是严密的理性主义体系，而叔本华则是主张超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两者可谓针尖对麦芒。为了和黑格尔一较高下，叔本华主动向校方提出，把自己一周三次的课程安排在与黑格尔同一天同一时间段。然而，事



与愿违，在上课时，黑格尔那里座无虚席；而叔本华的课堂上冷冷清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他开设的第一门、也是唯一一门课以失败而告终。

对此，叔本华即使到了晚年也耿耿于怀，不忘在本书中拉黑格尔来说上一顿：“但是，如果名声在逐渐消逝，如果它被时代所抛弃，那么这个名声其实不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受之有愧的，只是因为一时的过高评价而产生。它完全就如同黑格尔所拥有的那种名声。利希滕贝格对此描述说：‘他被一个友好的候补委员会吹得天花乱坠，在空洞的脑瓜中响起回声。但是，后世有朝一日会敲打那奇形怪状的语言空壳，探询那空余漂亮鸟巢的时髦，请教那寓居者已死的合同，这时，所有人发现里面空空如也。那毫无内容的思想也无法信心十足地说：‘请进！’对于这种名声，我们只能付诸一笑了。’”

进入而立之年的叔本华处处不得志。1822年，他灰溜溜地离开柏林大学的讲坛，到意大利去旅行。1823年，他回到慕尼黑，还忍受各种病痛。而母亲剥夺他对她的财产的继承权。1824年，他到伽施太因浴场养病。1825年，他重返柏林，1826年再次开设哲学课，而听者寥寥。在接下来的五六年时间里，他学习西班牙语，翻译些许西班牙著作，但书商拒绝将之出版。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和柏林歌剧院的合唱队员卡洛琳有一段颇久的恋情。这期间，在一次与卡洛琳久别重逢的约会中，由于女邻居、裁缝马奎特说话大声，叔本华在盛怒之下，将马奎特推下了楼梯。为此，叔本华惹上了长达五年的官司，蒙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最终，法院判他每年付给女邻居15塔勒的终身赔偿。1831年，柏林霍乱流行，叔本华



迅速逃离了这座被他称为“土匪窝”的城市，也从此永远结束了在大学的任教工作。“学院和哲学讲台也只不过是招牌而已，是智慧的外在假象。”叔本华的这句话听起来不无酸意。

1832年，叔本华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定居，并且一住就是28年。直至去世，他都过着隐居的生活。这期间，1836年的《自然界中的意志》，1841年的《伦理学中的两个基本问题》，1846年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这些都没有引起任何轰动。这种遭遇也最适合过一个隐居的生活了：

每一个天资优异的人，只要他并非那占了人类六分之五的庸人——大自然只赠予他们可怜的智力——那么，等到他年过四十之后，他就很难摆脱某种厌世情怀。因为他很自然地由己及人地想事情，于是就逐渐变得失望起来。他明白，无论在头脑中，还是在心理上，甚至大部分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别人都远逊色于他，不可相提并论，因此他也就喜欢避免与他们同流合污。因为一般而言，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内在价值，对于孤独——每个人与自我的交往——有人喜欢，有人憎恶。

在法兰克福，叔本华花了六年时间，将自己所写的散文和随笔整理、润色，集结成书，命名为《附录与补遗》。1851年，叔本华的朋友与崇拜者费劳恩斯泰德说服出版商将之出版，印数只有七百五十册，而叔本华只获赠十册为稿酬。当时正值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德意志到处都笼罩着悲观主义。叔本华在此书中的消极的“幸福学”，终于被时代所印证，在叔本华的智慧的点拨之下，